英姐

劉陽

人與事

翠翠在茶峒的青青溪岩上依舊等待着儺送二老。山風微帶起湘江水的濕烘烘味道。翠翠是不會老的。一天天，送走了晨曦迎來斜陽。迎來了英姐。

「你上哪裡去？」翠翠問。

「我要去一個離這很遠的地方，那兒，比這喧鬧，人比這裡多。」英姐回答。

「是大上海嗎？」翠翠又問。

「對啊，我要去唸三年的現代文學博士了。」英姐笑着。

「哪個學堂呢？」

「復旦。」

我初見到英姐就認定了她是湘西人。微黑的膚色，稀鬆的長髮，不高的身材，略顯風韻的眉色，走起路有些稍往前傾，配上一口普通話，顯得很知性，方言味道並不明顯，這又使我愣愣地想她打小眞是在洞庭湖邊長大的麼？

該不會。她並不像一尾游魚似的翠翠。她比翠翠晚生了半世紀，卻已然可做天保的表姐了。她有一個上幼兒園的女兒。

可是她終於沒有坐船來大上海。世道變了，船工號子進了課本，湘水載不動一天天熱絡起來的人情物態。

「一提速，坐火車從這到長沙只要七個鐘頭了。」有一天她高興地告訴我說。人來了，心總在家。女兒病了，她不得不請假再拖好幾日返校，以至於錯過好幾回情意拳拳的聚餐。

「帶孩子，眞的很累。」

她是支部宣傳委員。頭一回來宿舍便是我開的門。「你今天有空？」我一臉訝異。「難道做學問？」她的冷幽默不禁令我莞爾。坦率說，似乎沒有足夠證據表明她熱愛學問，我簡直不難推測，是因爲學校的競爭壓力才逼得她從天津唸完碩士，再孤身來到此間苦度三年攻博時光的罷。

有時在圖書館的三樓閱覽室也會不經意地碰到她。蹲着，使勁查找着厚厚的書本，大概是在爲她那篇有關傳記文學的博士論文作準備。在去食堂的路上，她走過來了。換了個波浪髮型。黑上衣，藍色牛仔褲，黑皮鞋，如一陣微風帶過，鞋後跟有節奏地篤篤叩擊着地面。打招呼。也許是雙方耳朵在特定場合下都並不靈敏，有時候要停下來尷尬地重複上一遍。可微妙的味道卻也在這裡。

她常常手裡還拿着一個塑料飯盒，這是把飯打回宿舍吃的意思。我想來想去只有兩個原因，要麼邊吃邊看電腦電視，要麼索性是愛潔淨。倒是去過她在三樓的臥室，步子只留在了客廳。「不好意思，房間還沒收拾。」假若這不是因爲我大剌剌視男女寢室爲一物的魯莽弄得她不好意思，就是因爲，女生也有和男生一樣不及時疊被子的。偶爾共舉箸。席間，少不得點評一番五湖四海的珍饈美饗。某女史剛說到與夫君在南京家中的院子裡種黃瓜，她便笑吟吟接口道：「其實我也不愛怎麼吃辣。」於是那晚那桌上，沒有湖南辣子，俱是江南風味。我看她也被江浙滬蘇給迷住了。必須得承認，我和她曾經有過某種不快的誤會。那是爲準備學術沙龍，邀她出任現當代文學組的組長，她應允了。數日過去，一篇大作也不見她薦來。急。人一急便不免影響情緒。偏巧這晚她打電話來解釋，也怪我有點悶氣，語氣不免冷些：「班級活動是要組織的。都指望自由散漫的隨性發言，還要支委班委幹嘛？」她也不是輕易被人擺上台的人：「就搞自由發言不是好了嗎，又不是中學生，還搞得一本正經嗎。」

分開看，你會覺得她就是一個挺平常的小女子，然而當我逐漸把落英繽紛的印象合攏來時，能感到她的低調，她的溫和，她有時候也情不自禁會發發牢騷。是的，她不是一個輕易將眞情實感寫在臉上的人，「讀人」二字，於別人可能還有自誇之處，於她卻是十分妥貼的，今天我仍不敢說自己已然讀懂了她，權且先當一份不成熟的作業吧。她彷彿一本不事張揚的書，「平鋪湘水流」，載着歲月的印記，永遠不緊不慢地一頁頁翻過去。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？也許，她的前身也和翠翠是一樣的。她有過少女的低羞含澀，也曾一回回地在心裡默念叨愛情的清純。但是，翠翠再純，終究是夢境裡的，才高如沈從文者也無法輕輕推她入萬斛俗塵。俗塵裡的翠翠是阿姐小英，她要養兒，她要奉老，她要操持這個家，她現在，還要讀書，她不得不時時停下步來抹一把額上細密的汗珠。有時她眞的很累，累到不想幹什麼，可是生活始終是朝前流去的。當明天太陽升起的時候，她又默默忙活開了。我於是想，人的生命像顯微鏡下的切片，其實都是要一段段珍惜了抓緊了放大了好好來欣賞的，人的花樣年華，其實都是要挽住了時間來看的，她的忽閃着明亮大眼睛的小女兒，難道不是現在的翠翠嗎。

英姐輕輕地吻小臉蛋一口：「媽媽買好火車票了，明天要去大上海唸書了，你在家要乖知道沒有？」

翠翠卻含着笑用嫩白小手指指北去湘江裡的層巒遠山：「這個人也許明天就回來！」

珍視所擁有的

言止善

文化經緯

一個月前，在澳門舉行的世界女排大獎賽的總決賽中，中國女排沒有勝一場，得到墊底的第八名。爾後，各種媒體的聲討便沸騰起來，傳到我這個「局外人」的耳朵裡，有些話的確有難聽的感覺。但也有力排衆議的聲音，它來自「鐵榔頭」郎平。郎平在微博裡寫道：「熱愛這支球隊的我們，心情都不會好，中國女排現在與世界高水平的球隊的確有一定差距了，即使在亞洲，我們也遇到了對手。」「中國女排從來沒有在困難面前放棄過，總是面對困難更加團結。每支優秀的球隊也都要承受浮沉考驗，更何況現在只是大獎賽輸球。賽前說好是去練兵，磨合陣營，發現問題，尋找差距的，現在問題找到了，正該是解決問題，全速前進的時候。沒人願意輸球，處理好失利，就會成爲寶貴的財富。」「相信女排姑娘不會氣餒，一定會在亞錦賽上打出風格，打出水平。越是困難的時候，我們越要一起支持中國女排，為姑娘們加油。」郎平是內行，看問題精準，這番飽含深情的話語滋潤了姑娘們的心田。九月二十三日，在台北舉行的亞錦賽上，她們奪回了丟失六年的冠軍。

當然，靜下心來分析，那些「難聽」的話其實充其量是過了點頭而已，是「恨鐵不成鋼」的人們一番情緒的宣洩。公衆議論的焦點，是痛感體育官員急功近利，忽視了廣大民衆特別是青少年體育活動的開展。三大球（籃、排、足）遭遇困境，原因是相同的——我們基層體育薄弱，已大大落後於別人，譬如日本。

舉國體制，如果把它理解爲「全國上下爭獎牌」，那當然不好；但如果理解爲「男女老少都參加體育活動以增進健康」，那就沒有什麼不好了。美國這個國家，體育的各大項比賽，無一不強，人家那一套，就是舉國體制。捫心自問，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，三大球六項比賽，如果在世界大賽中，連個參賽資格都沒有，借用鄧小平的話，就是沒有「一席之地」，那麼，誰還好意思說，我們的體育成績是及了格。

發展體育事業，也可以有「中國特色」。我們的經濟特區是成功經驗，體育可不可以也搞「特區」？譬如，大連的足球運動有基礎，可不可以加大力度在物質和政策上扶持他們？不久前上任的西班牙籍男足教練卡馬喬講，他就不信，在十多億人裡找不出十一個球踢得好的。他的話，值得體育官員深思。實際上，一部分地區體育運動開展得好，可以帶動其他地區也好起來。

回到女排。中國女排倚重高大隊員的做法是人們熱議的話題。平心而論，目前中、日、韓、泰這亞洲四強較量，泰國隊是要吃點虧的，因爲她們沒有「高妹」。中國隊若要和歐美抗衡，缺少高妹的話，也會逃不脫「挨打」的命運。因之，啓用高大球員和重視基本功兩者都重要。此番，中國女排調用身材稍矮但跑動靈活的張磊來打接應，是一着妙棋——她的高質量的近體快球激活了整個隊伍，讓球迷們見到了久違的快速多變、高快結合、多點進攻的老女排風采。比賽剛結束，陳忠和在微博裡便稱讚中國隊贏得「酣暢淋漓」。

受命於「危難之間」的兪覺敏教練，在一年之內率女排獲亞洲杯、亞運會、亞錦賽、俄羅斯「總統杯」等比賽的冠軍，其成績應當肯定。再過一個月，中國女排又將征戰世錦賽，若能進入前三，便獲得了倫敦奧運的入場券。眼下的情況是，中國女排排名世界第七，如果能取得第五名，已屬進步。讓我們給姑娘們恰如其分的鼓勵和期待吧，它是這支隊伍成長所需要的營養。

漫話京劇

魏泉琪

文史叢譚

京劇從初創至今已有二百三十年歷史了。京劇是民族藝術，它本身就是從地方小劇種融合發展而來的，它的行頭包括身上穿的、頭上戴的、台上擺的，都不是華夏漢民族所固有的，連伴奏的京胡也是由胡琴演變而來的，其源頭不在中原而在西域。

在傳統與現代、西方與東方文化的交織和碰撞中，在迅速發展變化的時代裡，今天我們所面臨的，實際上是一個互聯網絡的世界，一個不斷合成的世界。綜合，是一種時尚；單純，已成爲歷史。

在京劇界一直流行「京派」與「海派」之說。簡單而言，「京派」代表着經宮廷文化打磨出來的華麗與正統，「海派」則有些出其不意，劍走偏鋒的味道。實則「京派」、「海派」之別，只是因不同地域文化而孕育出風格的不同。我無意於「京派」、「海派」之分，只要我喜歡的，就看就聽。

欣賞京劇不僅看演員用戲曲身段、步伐演戲，聽演員用生旦淨末丑的聲腔和流派唱戲；也得聽聽它的樂隊伴奏，就是擂鼓、擊板雖說只是「配樂」，但也是戲中的節奏，也要用得準確，它畢竟不僅僅是襯托，也不是湊個聲響而已，它更是劇情的延伸、人物內心世界的外露。大鑼大鼓，吵吵鬧鬧，其實是中國人的世界。

以前擂鼓、擊板者及其他樂隊人員不必靠近觀衆席，而是坐在舞台右側，一如戲曲中的「文武場」，清一色的長衫打扮，將台上台下的距離分割。

我文戲武戲都看，旦角生角並賞。四大名旦、四小名旦、四大鬚生不必說了，如梅蘭芳的《霸王別姬》、《貴妃醉酒》、《女起解》、《宇宙鋒》，程硯秋的《春閨夢》、《文姬歸漢》、《鎖麟囊》，馬連良的《借東風》，周信芳的《追韓信》、《四進士》，等等，等等，梅、程兩位大師的戲份，不少是如夢似幻，美好中見悲涼，無疑是屬於 Sentimentalism（傷感主義）的。唯其傷感、淒涼，令人有迴腸百轉、不勝其情之感。程派再傳弟子李佩紅飾演的《春閨夢》的女主角，那程派唱腔的幽深婉轉，上下翻飛的水袖功，如飛的圓場功，全在李佩紅一個人一台戲中。

小李的程派戲，唱是程派的淒幽婉轉，卻自有一身如蘭的清雅；她的身段，得益於刀馬旦的功底，急時如狂草大寫意，卻不失內在的韻律之美；舉手投足又如細意工筆，描畫的是女性的端莊、靜美、柔娜、嫵媚和舞台的雕塑之美，絕色佳人，令人不能移目。最爲嘆賞的是累身更累心的《文姬歸漢》，程大師藝高膽大，全劇六大段高難度的唱段，一唱到底，而又氣閒神定，若無其事。據戲迷說，每演此劇票價要高出平日一倍，還是一票難求。至今熟悉《文姬歸漢》的人不太多了，當年看過此劇的人也不太多了。

京劇旦角中，趙燕俠也是一絕。趙燕俠自幼跟父親學戲，六歲登台，文武雙全。新中國成立後，在北京京劇院，和當年的馬（連良）、譚（富英）、張（君秋）、裘（盛戎）組成五大頭牌。趙燕俠自成一派，最大的特點是吐字清晰，不用看字幕，坐在劇最後一排的觀衆依然能聽清楚她的唱詞。當年她演現代戲《沙家浜》中阿慶嫂一角，被唱崑曲的洪雪飛頂替。原因是她得罪過江青，從此日子就難過起來。

一個著名演員的黃金歲月就這樣被耽擱了。年近六十歲的時候，在北京的舞台上仍然能看到她，其台風、做派、唱功輕鬆自如，毫不減色，但卻不是人人都學得來。暮年的趙燕俠波瀾不驚，這是從風浪裡走過來的從容與淡定，也不是人人都學得來的。

汪曾祺寫過馬、譚、張、裘、趙的文章，說趙燕俠腿功極好，「文革」期間，趙和汪被關在一個「牛棚」裡，「棚」在一座小樓上，只放得下一張長桌，幾把椅子，所有人只能圍桌而坐，裡面的人要出去，外面的人就得站起來讓路。汪曾祺坐在趙燕俠裡面，要出去，說了聲「勞駕」，請她讓一讓，這位趙老闆（舊時演藝圈中稱名角爲「老闆」）沒有站起來，「騰」地一下把一條腿抬過了頭頂，一聲「請」，讓汪曾祺過去了。趙燕俠還眞有點巾幗中的燕趙俠氣！

名角的武生戲的唱念做打也一樣風采動人，可看可聽，可圈可點。如有「江南活武松」之譽的蓋叫天（原名張英傑）。二〇〇八年是他誕辰一百二十周年，文化部和浙江省文化廳都舉行了一些紀念活動。上海電視台還播了一檔專題片，上下兩集，珍貴的鏡頭來自應雲衛拍攝的京劇電影《武松》片段。蓋叫天的《水滸戲》還有《獅子樓》、《十字坡》等。他的藝術追求是執著的，識字不多，琴棋書畫都件件拿得起，畫馬尤其出神入化。他還特別善於借鑒大自然的形態而揣摹角色的一招一式。他的墓亭上有陳毅撰、沙孟海書的聯：「冀北眞好漢，江南活武松。」

前些年，京劇大師李少春之子李寶春從台北來北京，帶着整理改編的「新老戲」，請來梅花大獎唯一獲得者尚長榮助演曹操。據說這幾場戲一票難求，全京城的名角都趕來捧場。李寶春把傳統戲的《捉放曹》、《夜宿》、《白門樓黯別》合成《陳宮與曹操》，謂之「新老戲」。傳統的骨架，濃縮了精華，精簡了過場和換場的處理，更適合現代意義的劇場演出。

當年李少春的風采，可以從京劇電影《野豬林》領略一招一式，同時會從觀後慨嘆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武師的分量，後人演來無一能及。發配後看管草料場的林大英雄，少年子弟江湖老，仍氣勢仍在。「大雪飄，撲人面」的一段唱，有老生般的蒼涼之韻，有人物境遇的映照，任何時候聽，肝腸激盪，勾出人心底最深的憂思。

到了二十一世紀，京劇的小劇場應運而興，成爲時尚（其實電影也是如此）。京劇是一種非流行的古典藝術。小劇場和京劇的結合無疑成了一種很具新鮮感的藝術形式。

小劇場京劇最直觀的感受就是近距離的欣賞，幾個演員加上樂隊成員組成了一台戲。燈光一打，紗幕後的樂隊便起到了群衆演員場上應和的作用。

坐在小劇場裡，一切表演近在眼前：吹鬍子瞪眼，水袖揮舞的力度，旦角抹眼淚的哀怨柔姿，大膽又含蓄的調情，演員的呼吸，甚至演員臉上的汗珠都像放大了般眞眞切切，有專家總結說：「小劇場京劇可說是京劇藝術的放大鏡。」

直白的說，小劇場是想從看小劇場話劇的青年觀衆中「奪」來一部分傳統京劇觀衆。這些欣賞過小劇場京劇的青年觀衆，初看到別種樣式的一齣有唱念、舞蹈、音樂等結合的表演形式的傳統京劇，確實是一種新鮮的享受。他們看到戲曲一桌兩意的寫意，一小塊空間裡人物複雜的情感糾葛；他們體會到戲曲的表演藝術有別於影視和話劇的表演，他們還知道作曲家爲了小劇場演出而專門對音樂進行了新的嘗試，除了西皮二黃外，介乎曲牌體和板腔體的「吹腔」聽來也很悅耳。

看來，小劇場替代大劇場（除了極少數特殊情況）已是不可逆轉的大勢，豈止是傳統京劇的演出？

中華瑰寶京劇（左），逐漸為西方觀衆所欣賞（右） （資料圖片）

父親的電話

馮海鵬

人生在線

大三的時候，教我們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張老師，是個可愛的老頭。他嚴厲但不乏溫情，古板又不排斥時尚。

有一次上課，張老師正講得津津有味，忽然教室裡響起了刺耳的手機鈴聲。他突然停了下來，臉色變得十分難看。我們知道，張老師的課堂上允許手機的存在，但他最反感的卻是此刻的手機鈴聲猛然響起，驚擾了他的講述。以前，有好多次他都因此發了怒，絮絮不止地發着牢騷。這次必定也不例外。我們等待着。果然，張老師循聲望去，目光鎖定在一個男同學身上。男生頓時侷促不安手忙腳亂地到兜裡準備關掉手機。

可是，張老師突然緊張地大聲說道：「先別掛掉，你看看是誰打的！」男同學一愣，詫異地看着張老師，張老師對他點了點頭：「看看再說！」然後充滿期待地看着他，男同學只好低頭看了看，說：「張老師，是，是我爸的！」

張老師一聽，急切地說：「那還等什麼啊，趕快接，我等你接完再上課！」絕對是眞誠的語氣。

男同學莫名其妙，但還是把頭埋在桄子下面，接通了父親的電話。

那男同學和父親說了什麼，我們誰也不知道，我們只記住了張老師等男同學接完電話，重新上課的時候，爲我們解答了心中的疑問。他說，以前你們接的電話常常是朋友的，當然包括男朋友女朋友，而這次卻是一個父親的。朋友之間可以說話的時間多的是，而父親的和兒子說話的時間越來越少，甚至不久的一天，突然就沒有了！所以，請珍惜和父母說話的每一分鐘吧！

說這些話的時候，教室裡特別的靜，而張老師的眼圈已經紅了，淚水匯集在一起，將要流下。

原來，前幾天，張老師的父親剛剛去世，他心裡留下的對父親永遠的愧疚，也許就是因爲忙於工作而少有和父親說說話。

板栗燜童子雞

李愛華

飲食男女

母親在電話裡說，老家的板栗已經成熟了，家裡的童子雞也有一兩斤了。我知道，母親又在期盼着我回老家吃她做的拿手好菜——板栗燜童子雞。

童年時，秋天能吃到母親做的一盆香噴噴的板栗燜童子雞，是我一年的期盼。

在我們家，秋天有吃板栗燜童子雞的習慣。這首先得益於老家山坡上的板栗樹。八月底九月初，滿山坡的板栗成熟了，爲了做板栗燜童子雞，天剛亮，母親就拿着一根長長的帶鈎竹竿上山採摘板栗，我和弟弟則挎着一個小籃子跟隨其後，一路歡歌。到了山上，媽媽鈎，我和弟弟拾，不一會，小筐就滿了。

回家後，不等母親吩咐，爲了能早點吃到那一盆香甜可口的板栗燜童子雞，我搶着洗鍋、加水，弟弟也樂得去燒火。水沸騰後，母親把板栗放入鍋中，煮至七八成熟，然後取出，放入冷水裡浸一會兒，這樣去殼就很簡單了。剝板栗殼也是我和弟弟最快樂的差事。

所謂童子雞，就是母親當年養的小公雞。我和弟弟燒水剝板栗殼時，母親殺了雞，切成三厘米長的小塊，放在盆內，加入醬油、黃酒拌勻，醃上三十分鐘。

做板栗燜童子雞時，母親把灶膛的火燒得旺旺的，炒鍋下油燒至七分熱，然後放入薑片、八角、胡椒，倒入醃製好的雞塊，不斷翻炒至七分熟，加入板栗，再翻炒兩分鐘，加入精鹽、紅辣椒、適量的水，蓋上鍋蓋，小火燜約五分鐘，揭開鍋蓋，撒上葱末、香菜，一鍋熱氣騰騰、色澤金黃、味道鮮美的板栗燜童子雞就可以出鍋了。

雞肉鮮嫩，板栗綿糯，來不及等父親從田地裡回來，我和弟弟就饞得直流口水了。母親只好爲我和弟弟先各盛一碗解饞，可是一碗哪裡夠呢？父親終於回來了，我和弟弟爭着搶着擺桌子、盛飯，希望那天的晚飯能早點開始……

多年過去了，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板栗燜童子雞已屢見不鮮。可是，城裡吃過的板栗燜童子雞與母親做的相比，總覺得少了一些什麼，不如母親做的香甜爽口。

難道是母親用了家鄉的板栗和自家的童子雞的緣故嗎？我幸福地期待着能早日回老家，吃到母親那一盤香氣四溢的板栗燜童子雞！

重讀《西湖民間故事》

流沙

文化什錦

三十年後，再讀再版的《西湖民間故事》，恰似汪曾祺所說的「往事回思如細雨，舊書重讀似春潮」。

《西湖民間故事》第一次出版是一九七八年，當年我剛上小學。書是父親從杭州城裡的新華書店裡購來的。一個老實巴交、終日與黃土打交道的農民跑到省城花錢去買一本書，在當時也許是件奇怪的事。但對於父親而言，卻再也正常不過了。我們家因爲歷史原因，奶奶住在杭州城裡，是杭州城市居民，而父親和叔叔是杭州鄉下的農民。父親和叔叔年輕時，曾經想進城，但當時恰逢國家困難時期，進城吃不飽飯，而在鄉下卻有野果、紅薯填飽肚子，於是兄弟便留了下來，後來想再進城，進城的「門」就堵上了。因爲奶奶在省城，我們家與農村裡的其他家庭就有些不同，雖然父親仍然在生產隊裡當隊員，後來又當上了小隊長，但思想要比其他農民開明得多，獲知的新訊息也要多。每到「秋閒」時分，父親就會進城，到奶奶那裡住上一段日子，回來後，會買一些城裡的新鮮玩意回來，還會對我們說說城裡的事情，什麼延安路上的車子多得一眼看不到邊，解放路百貨商店裡的商品看得眼發花，還有紅太陽展覽館（現武林門）前的那個廣場大得看不到邊……我們家裡有全村第一台收音機、電唱機，這本《西湖民間故事》自然也是絕無僅有的。

剛上學那陣，我識字不多，想看懂這本書是困難的。父親每天傍晚從田裡幹活回家，就會坐在門口看，每看完一個故事，就會在飯桌上對我們姐弟說說《白娘子》、《飛來峰》、《初陽台》的故事，那時候的農村絕對是一個缺少故事的世界，那些美麗的故事像酒一樣迷人，像飴糖一樣誘人。

我就取了書，拿着字典，生吞活剝地看，竟然也給我看懂了。到我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，這將近五十個民間故事全部看完了，我幾乎能一字不漏地講「錢王射潮」、「魯妹造傘」、「打龍王」的故事。

《西湖民間故事》裡還有不少插畫，這些畫我也經常用來臨摹，其中《飛來峰》中的那張「濟癲和尚背新娘救百姓」的國畫，被我臨摹得惟妙惟肖。後來才知道這些插畫是國畫大家程十髮的作品，而書名則是郭沫若題寫的，眞是「大家」薈萃，星光閃耀。

這本書被我翻閱得破破爛爛，但我仍然視它爲珍寶。有一次差點被母親混進一堆廢紙中被售賣，幸虧父親在家發現了，從收破爛的人那裡找了回來。二〇〇三年我老家的舊房子重新翻造，非常不幸的是，這本書遺失了。後來到杭州去，我經常在各種舊書市場裡尋找是否有，但一直未得。

直到二〇〇九年夏，我在報上一角發現一則短訊，《西湖民間故事》再版。第二天我就開着車去了杭州，當我在解放路新華書店看到書的熟悉的封面時，我站在那感慨萬千。

現在這本書就放在我的書櫃裡，閒暇時我就取出來，半躺在書房的沙發上，看看這些小時候看過的故事，每看一段，就會想起童年時候看這本書時的許多事情，總是讓我心情澎湃。

《西湖民間故事》在杭州的圖書排行榜上，也許上了榜。現在的年輕人也不會喜歡它，但這本書於我卻是非常重要的，它能打開我的童年記憶，它就像是非常熟悉我的一位朋友，與我促膝長談，憶往昔歲月，談人生苦短。我常常拿着這本書，聞着書香，那遠逝的童年時光，山村裡的春光、低矮的土牆房、掛在楊樹上的鄉村喇叭、忽暗忽明的沼氣燈、父輩們碌碌的勞作，還有一隻經常與我作伴的黃狗……一幕一幕如電影一樣浮現在我的腦海，思緒所至，不能自已。